

A silhouette of a boy stands on a beach, holding a bucket and several colorful balloons (pink, blue, red, yellow). The background shows the ocean and a cloudy sky.

# 失语者

Martin Pistorius

【美】马丁·皮斯托留斯 著 吴静 译

我想让你们都停下来，真正思考一下没有声音，没有任何其他沟通方式的世界。

—— 马丁·皮斯托留斯

对一个失语者来说，  
最艰难的不是如何与人交流，  
而是如何让人倾听。

BOY  
GHOST
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 CITIC PRESS

# 失语者

Ghost Boy

【美】马丁·皮斯托留斯 著 吴静 译



中信出版社  
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失语者 / (美) 马丁著; 吴静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2.7

书名原文: Ghost Boy

ISBN 978-7-5086-3398-5

I. 失… II. ①马… ②吴… III. 自传体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25946 号

Copyright © 2011 by Martin Pistorius and Megan Lloyd Davies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此书不可在港澳台地区发行。

## 失语者

SHIYUZHE

---

著 者: [美] 马丁 皮斯托留斯

译 者: 吴 静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8.25 字 数: 138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1-6900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3398-5/I·307

定 价: 29.00 元

---

## 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楔子 希望之鸟	/ 1
1 倒数开始	/ 4
2 绝命深渊	/ 8
3 行走海面	/ 11
4 囚笼之徒	/ 14
5 维娜的呼唤	/ 20
6 现在苏醒	/ 24
7 爸爸和妈妈	/ 31
8 蝴蝶效应	/ 35
9 开始和结束	/ 38
10 天天年年	/ 44
11 孤独通道	/ 49
12 生与死	/ 53

目  
录

- 13 我一定得死 / 57
- 14 想象的世界 / 63
- 15 主宰一个煎蛋 / 66
- 16 心碎的秘密 / 69
- 17 咬人的快乐 / 74
- 18 三大愤怒 / 76
- 19 孔雀的羽毛 / 80
- 20 敢于做梦 / 85
- 21 她的秘密 / 92
- 22 破茧的微笑 / 95
- 23 无法拒绝的邀请 / 97
- 24 一步之遥 / 100
- 25 海中的绝望 / 105
- 26 困兽梦魇 / 108

- 27 天秤座的聚会 / 110
- 28 他们的爱情 / 116
- 29 信仰治疗师 / 119
- 30 一辈子的安静 / 124
- 31 国王的演讲 / 129
- 32 看看这个世界 / 135
- 33 甩不掉的恐惧 / 138
- 34 潘多拉 / 140
- 35 回闪 / 144
- 36 黑暗的往事 / 148
- 37 无止境的逃脱 / 152
- 38 新朋友 / 156
- 39 它很快乐 / 158

目  
录

- 40 爷爷和奶奶 / 163
- 41 永不消失的爱 / 166
- 42 我和我的世界 / 171
- 43 你好，陌生人 / 175
- 44 只若初见 / 179
- 45 迪士尼的约会 / 183
- 46 等待真我 / 187
- 47 狮子的心 / 189
- 48 无关逻辑与臆想 / 192
- 49 糖和盐 / 194
- 50 坠入生活 / 200
- 51 玻璃瓶的沙子 / 205
- 52 迟到的告别 / 208
- 53 回到伦敦 / 212

- 54 在一起 / 215
- 55 选择障碍 / 222
- 56 金格和佛瑞德 / 226
- 57 受伤的野兽 / 228
- 58 在路口 / 230
- 59 好消息的坦白 / 232
- 60 热气球 / 236
- 61 八岁的圣诞礼物 / 240
- 62 再见，失语者 / 244
- 63 等待 / 246
- 64 约 / 250
- 致谢 / 254



## 楔子 希望之鸟

电视上又演《紫色小恐龙班尼》<sup>①</sup>了。我讨厌班尼和它的主  
题曲——它跟《扬基歌》<sup>②</sup>完全是同一个调子。

电视里，孩子们开心地跳到紫色大恐龙的怀里。我无聊地看  
了看四周，这房间里的孩子们都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或是瘫在  
椅子上。要不是有根带子绑着，我也会瘫在里面。从生理上来  
说，我和这些孩子一样，身体成为我无法逃脱的枷锁：我想说  
话，但嗓子发不出声音；我想挪一下胳膊，可这也是徒劳。

我同这些孩子只有一点区别：我的思想试图挣脱束缚，它既  
可以跳跃也可以俯冲，既可以前滚翻也可以侧翻，在灰色世界里  
划出一道闪耀的光芒。但没人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我无法告诉任何

---

① 《紫色小恐龙班尼》源于美国，是深受各国儿童喜爱的英语  
节目。不同肤色的孩子们在班尼的带领下，以唱歌跳舞的方式来学  
习。——译者注

② 《扬基歌》是美国经典儿童歌曲。——译者注

人。他们都以为我空有一具躯壳，所以在过去的九年里，我只能日复一日地坐在这里看《紫色小恐龙班尼》或《狮子王》。我以为这已经够糟糕了，不料后来又出了《天线宝宝》。

我二十五岁了，但对过去的记忆仅始于苏醒的那一刻，之前的事情全都不记得了。黑暗中，我感到好像有几束光照来，然后就听到人们谈论我的十六岁生日，他们还在商量是否要把我下巴上的胡楂儿剃掉。听到他们说的话我很害怕，因为我虽然对过去没有记忆，也没有感觉，但很肯定我当时还是一个孩子，而他们谈论的却是一个半大的小伙子。我开始想起，每天晚上我都会见到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，然后才慢慢发现他们说的就是我。
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种电影情节：一个人醒来后已经变成了魂魄，但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。我当时就是这种情况，因为人们似乎看不见我，而我却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。不管我试着怎么努力呼喊和恳求，都没有人注意我。我的灵魂被困在了一具无用的躯体里，手脚不听使唤，喉咙也发不出声音。我无法发出任何信号或声音让人们知道我其实已经恢复了意识。我只是个隐形人——一个灵魂而已。

因此，随着生命在一天天重复不变的日子里慢慢逝去，我学着将自己的秘密放在心里，默默地看着周围的世界。重获意识已有九年了，在这段时间里我用自己唯一的所有——我的思想，来逃脱现实，体验了无尽绝望的痛苦和幻想奇境的美妙。

在遇到维娜之前，事情一直都是这样的。而至今只有她怀疑在我体内还隐藏着活跃的意识。维娜相信我对于事物的理解

超乎任何人的想象。明天她会带我去一个专门的医疗中心，因唐氏综合征<sup>①</sup>、自闭症、脑肿瘤和中风而不能说话的患者，都可以在他们的帮助下进行交流。

我仍然有些不敢相信这会将从躯壳深处释放出来。我的灵魂已经被深锁在躯体中——很长时间之后，我才接受了这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。而现在，我的命运可能就此改变，我还真的有些不敢去想。但不管多么恐惧，当想到终于会有人意识到我的存在时，我感到希望之鸟开始在我心里张开羽翼。

---

① 唐氏综合征也称先天愚型，是小儿染色体病中最常见的一种，会导致学习障碍、智能障碍和残疾等高度畸形。——译者注

# 1 倒数开始

每天都待在护理中心。它位于南非一座大城市的郊区，几小时路程之外就是一座山，山上满是黄色灌木丛。狮子四处寻找猎物，土狼对其剩下的腐肉虎视眈眈，最后秃鹫也希望能从骨头上啄下最后几丝碎肉。没有任何浪费，动物王国这一完美的生死循环过程和时间一般永无止息。

对于时间的无限性我已了如指掌，而且已学会沉迷其中。无论是一天还是一个星期，我都可以闭上眼睛，沉下心来什么都不去想。这样他们每天就只是在给一具空洞的形骸洗澡、喂食，并且把他从轮椅上挪到床上。有时我也会专注于视线范围内这巴掌大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。地面上蚂蚁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战争和冲突，一刻也不停歇。其血腥和残酷程度丝毫不输于任何人类的争斗历史，却只有我一个见证人。

我还学会了自己计算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时间。虽然很少看见时钟，但我从阳光和影子在周围的移动中学会了辨别时间，只要有人问时间，我都能记住那个时间点阳光落下时照在什么

位置。在护理中心我有无尽的时间，我使用一些固定的时间点：早晨十点喝早茶，十一点半吃午餐，下午三点喝下午茶，将计算时间的技能练得炉火纯青——毕竟我有太多机会练习了。

这也就是说，现在的我可以直面每一天，用分钟或小时在心里倒计时。数字寂静的声音充满我的内心：一和四的发音绵长优美，二和八则短促有力。像这样消遣了一个星期后，我开始感激这儿的灿烂阳光。如果生在冰岛，我绝不可能辨别时间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我每天就只能放任时间对我进行无休止地冲刷，像海滩上的卵石般一点点被腐蚀掉。

我知道冰岛有漫长的黑夜和短暂的白天，也知道土狼和秃鹫会先后去吃狮子吃剩的腐肉，但我也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些。因为没人给我上过课，或是读书给我听，只有每次当电视或收音机开着时，我才能沉浸于其中，如饥似渴地获得信息——那声音就像通往遍地黄金的彩虹路<sup>①</sup>，引领我走向外部世界。所以我想，是不是得病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了。疾病损害了我的身体，但对思想的损害却只是暂时的。

时间已过正午，也就是说不到五个小时后，爸爸就会来接我了。这是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刻，因为下午五点他来了之后，我就不用在护理中心了。有时妈妈工作结束得早，会在两点来接我，这时候，我简直无法形容自己有多激动。

我开始倒数了——一秒一秒，一分一分，一个小时——我

---

① 欧洲流行一种传说，认为在彩虹的尽头有满坛的黄金。——译者注

希望这样数着，爸爸就能快点儿来接我。

1、2、3、4、5……

希望在回去的路上爸爸能打开收音机，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听板球赛了。

投球手击中三柱门时爸爸有时会大喊：“出局！”

弟弟打电脑游戏时也会很激动。有时他会飞快地按着手柄尖叫：“升级了！”

他们都不知道我多么珍惜这些时刻。如果击中了6分球，爸爸会欢呼雀跃；为了在游戏中得高分，弟弟常常会眉头紧锁。这个时候我会静静地设想，如果我能说话，我要说些什么笑话，或者和他们一起叫喊些什么。在这些难得的时刻，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旁观者。

我希望爸爸快来。

33、34、35……

今天我感觉身体很沉，身上绑着的那根带子透过衣服像刀割一般勒着我。右半边屁股好疼。要是有人能过来把我放平，让我躺下就好了。连续坐上几个小时，可一点儿都不像你想的那么轻松。动画片里经常会有人从山峰摔下，屁股着地——然后摔成碎片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就好像我被摔成了几百万个碎片，每个碎片都疼得要死。可见当承受到无法承受的重量时，身体就会变得疼痛万分。

57、58、59，一分钟了。

还有四小时五十九分钟。

1、2、3、4、5……

虽然努力在数，可屁股上的疼痛仍在不停地折磨着我，使我无法专心。我想到了摔下山谷的卡通人物。有时真希望我能像他们一样摔在地上，屁股碎成几瓣。或许那时，我也会和他们一样奇迹般地跳起来，所有伤痛都立刻痊愈，然后又能跑跑跳跳了。

## 2 绝命深渊

十二岁之前，我是一个正常的小男孩。虽然可能比其他男孩更害羞一些，也没有他们那么调皮，可我一直开心健康地生活着。我最喜欢摆弄一些电子物件，并且在这方面很有天赋。妈妈很信任我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就让我修插座，那时我已有好多年自己连接电路的经验了。我还在爸妈电脑里装了一个重置键，在自己卧室里安了一套报警系统，让弟弟戴维和妹妹金进不去，他们都很想入侵我的乐高玩具小王国。但是除了爸妈之外，我只允许我们家的小黄狗波克进我的卧室——我到哪儿它都跟着我。

这些年来，我和别人有过无数次会面，每次我都会竖起耳朵聆听，所以获得了不少信息。例如，1988年1月，我一放学回到家就开始抱怨嗓子疼，从那以后，我就再没有去上过学。随后的几个月，我不再吃饭，每天没日没夜地睡觉，一走路腿就特别疼。当我不再使用自己的身体时，它就开始变得虚弱；而我的大脑也是如此：开始我忘记了一些事情，后来我想不起



来一些日常事务，如要给我的盆栽树浇水，最后，我连人都不认识了。

爸爸妈妈让我随身带着一个全家福相框，帮我记住家人。每天爸爸去上班，妈妈琼都会给我播放爸爸罗德尼的视频。他们希望能通过重复印象的方式帮助我记忆，但这根本没用。慢慢地，我忘了自己是谁，身在何处。而语言能力也在退化。一年后，我在医院病床上说了最后一句话。

我问妈妈：“什么时候回家啊？”

我的肌肉不再被使用，四肢开始痉挛，手脚像动物爪子一样向内蜷曲，并且丧失了一切记忆。我的体重直线下滑，为了不让我饿着，他们会叫醒我，喂我吃饭。爸爸扶着我，妈妈把食物用汤匙送到我嘴里，我全凭本能吞下去。除此之外，我一动不动，对什么都没反应。人虽然醒着，却处于昏迷状态中。没人知道为什么，医生也无法诊断出病因。

开始，内科医生认为我的病缘于心理，所以让我在精神病科看了几个星期。心理学家没能说服我吃东西或喝水，最后我还因为脱水被送到了急诊室。这时，他们才认可我的病是生理问题，而非心理问题。所以接下来他们又给我做了脑部断层扫描、脑电图、核磁共振成像和血液检验。然后他们把我当做结核病和隐球菌脑膜炎患者来治疗。但最后仍没有确切的诊断结果。大家也做了很多药物疗法的尝试：氯化镁和钾、两性霉素和氨苄西林，但都没有效果。我的病远非药物能够治疗。我像在恶龙的巢穴迷了路，没有人能救得了我。

爸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每天离他们远去：他们想让我走